

夢溪補筆談

下

4卷
515
33

卅三



4814
515
33



陳眉公訂正夢溪補筆談卷之下



宋 沈括 存中 著

明 陳繼儒 仲醇

黃卯錫 茂仲 校

補第十一卷一件

中

有一朝士與王沂公有舊欲得齊州沂公曰齊州已差人乃與廬州不就曰齊州地望卑於廬州但於私便尔耳相公不使一物失所改易前

補筆談卷之十一

補筆詩卷下
命當亦不難公正色曰不使一物失所唯是均
平若奪一與一此一物不失所則彼一物必失
所其人慚沮而退

補第十卷二件 中

孫仲純史館知海州日發運司議置洛要板浦
惠澤三鹽場孫以爲非便發運使親行郡決欲
爲之孫抗論排沮甚堅百姓遮縣自言置監場
爲便孫曉之曰汝愚民不知遠計官賣鹽雖有

近利官鹽患在不售不患在不足鹽多而不售
遺患在三十年後至孫罷郡卒置三場近歲連
海間刑獄盜賊差徭比舊浸繁多緣三鹽場所
置積鹽山積運賣不行虧失欠負動輒破人產
業民始患之朝廷調軍器有弩椿箭幹之類海
州素無此物民甚苦之請以鰾膠充折孫謂之
曰弩椿箭幹共知非海州所產蓋一時所須耳
若以土產物代之恐汝被科無已時也其遠慮

多類此

孫伯純史館知蘇州有不逞子弟與人爭狀字
當從大當從大因而構訟孫令褫去巾帶紗帽
下乃是青巾孫判其牒曰邊旁從大書傳無聞
巾帽用青屠沽何異量決小杖八下蘇民傳之
以爲口實

補十四卷後一件

忠定張尚書宰鄂州崇陽縣崇陽多曠土民不

務耕織唯以植茶爲業忠定令民伐去茶園誘
之使種桑自此茶園漸少而桑麻特盛於岳鄂
之間至嘉祐中改茶法湖湘之民苦於茶租獨
崇陽茶租最少民監它邑思公之惠立廟以報
之民有入市買菜者公召喻之曰邑居之民無
地種植且有它業賣菜可也汝村民皆有土田
何不自種而費錢買菜答而遣之自後人家置
圃至今謂蘆菰爲張知縣菜

補第十卷後六件

王子醇樞密帥熙河日西戎欲入寇先使人覘我虛實邏者得之索其衣緣中獲一書乃是盡記熙河人馬芻糧之數官屬皆欲支解以徇子醇忽判杖背二十大刺番賊決訖放歸六字縱之是時適有戎兵馬騎甚衆芻糧亦富虜人得謀書知有備其謀遂寢

寶元元年党項圍延安七日隣於危者數矣范

侍御

雍

爲帥憂形於色有老軍校出自言曰某

邊人遭圍城者數次其勢有近於今日者虜人不善攻卒不能拔今日萬萬無虞其可以保任若有不可某甘斬首范嘉其言壯人心亦爲之小安事平此校大蒙賞拔言知兵善料敵者首稱之或謂之曰汝敢肆妄言萬一不驗須伏法校笑曰若未之思也若城果陷誰暇殺我耶聊欲安衆心耳

韓信襲趙先使萬人背水陣乃建大將旗鼓出井陘口與趙人大戰佯敗棄旗鼓走水上軍背水而陣已是危道又棄旗鼓而趨之此必敗勢也而信用之者陳餘老將不以必敗之勢邀之不能致也信自知才過餘乃敢用此策設使餘少黠於信信豈得不敗此所謂知己知彼量敵爲計後之人不量敵勢襲信之跡決敗無疑漢五年楚漢決勝於垓下信將三十萬自當之

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高帝在其後絳侯柴武在高帝後信先合有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信復乘之大敗楚師此勞拔趙策也信時威震天下籍所憚者獨信耳信以三十萬人不利而却其却也然後不疑故信與二將得以乘其隙此建成墮馬勢也信兵雖却而二將維其左右高帝軍其後絳侯柴武又在其後異乎背水之危此所以待項籍也用破起之跡則殲矣

此皆信之奇策觀古人者求其意不徒視其
跡班固爲漢書乃削此一事蓋固不察所以得
籍者正在此一戰耳從古言韓信善用兵書中
不見信所以善者予以謂信說高帝還用三秦
天下根本見其斷虜魏豹斬龍且見其智拔
趙破楚見其應變西向師亡虜見其有大志此
其過人者惜乎漢書脫略漫見於此

種世衡

營青澗城有紫山寺僧法崧剛果有

謀以義烈著名世衡延置門下恣其所欲供億
無算崧酗酒狎博無所不爲世衡遇之愈厚留
歲餘崧亦深德世衡自處不疑一日世衡忽怒
謂崧曰我待汝如子而陰與賊連何相負也拽
下械繫捶掠極其苦楚凡一月濱於死矣崧終
不伏曰崧丈夫也公聽奸人言欲見殺則死矣
終不以不義自誣毅然不顧世衡審其不可屈
爲解縛沐浴延入臥內厚撫謝之曰尔無過聊

相試耳欲使爲間萬一可脅將洩吾事設虜人
以此見窮能不相負否崧默然曰試爲公爲之
世衡厚遺遣之以軍機密事數條與崧曰可以
此藉手仍僞報西羌臨行世衡解服所繫袍贈
之曰胡地苦寒以此爲別至彼須萬計求見遇
乞非此人無以得其心腹遇乞虜人之謀臣也
崧如所教間關求通過其虜人覺而疑之執於
有司數日或發袍領中得世衡與遇乞書詞甚

款密崧初不知領中書虜人苦之備至終不言
情虜人因疑遇乞舍崧遷於北境久之遇乞終
以疑死崧邂逅得亡歸盡得虜中事以報朝廷
錄其勞補右侍禁歸姓爲王崧後官至諸司使
至今邊人謂之王和尚世衡本賣崧使爲死間
邂逅得生還亦命也康定之後世衡數出奇計
予得於邊人甚詳爲新其廟像錄其事於篇
祥符中禁中火時丁晉公主營復宮室患取土

補筆言卷一
七
遠公乃令鑿通衢取土不日皆成巨壑乃決汴
水入壑中引諸道竹木簾筏及船運雜材盡自
壑中入至公門事畢却以斤棄瓦礫灰壤實于
壑中復為街衢一舉而三役濟計省費以億萬
計

國初兩浙獻龍船長二十餘丈上為宮室層樓
設御榻以備遊幸歲久腹敗欲修治而水中不
可施工熙寧中宦官黃懷信獻計於金明池北

鑿大澳可容龍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梁其上乃
決水入澳引船當梁上即車出澳中水船乃
笊于空中完補訖復以水浮船撤去梁柱以大
屋蒙之遂為藏船之室永無暴露之患

補第十八卷後五事

李學士

衡世

多藏書有一晉人墨跡在其子緒

處長安石從事嘗從李君借去竊摹一本以獻
文潞公以為真跡一日潞公會客出書画而李

在坐一見此帖驚曰此帖乃吾家物何忽至此
急令人歸取驗之乃知潞公所收乃摹本李方
知爲石君所傳具以白潞公而坐客後進皆言
潞公所收乃真跡而以李所收爲摹本李乃嘆
曰彼衆我寡豈可復伸今日方知身孤寒
章樞密子厚善書嘗有語書字極須用意不用
意而用意皆不能佳此有妙理非得之于心者
不曉吾語也嘗自謂墨禪

世之論書者多自謂畫景不必用法各自成一家
此語得其一偏譬如西施毛嬙容貌雖不同而
皆爲麗人然手須是手足須是足此不可移者
作字亦然雖形氣不同掠須是掠磔須是磔千
變萬化此不可移也若掠不成掠磔不成磔縱
具精神筋骨猶西施毛嬙而手足乖戾終不爲
完人楊朱墨翟賢辨過人而卒不入聖域盡得
師法律度備全猶是奴書然須自此入過此一

路乃涉妙境能無跡可窺然後入神

今世俗之隸書者只是古人之八分書謂初從篆文變隸尚有二分篆法故謂之八分書後乃全變爲隸書卽今之正書章草行書草書皆是也後之人乃誤爲古八分書爲隸書以今時書爲正書殊不知所謂正書者隸書之正者耳其餘行書草書皆隸書也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陳倉石鼓文已譌太篆生八分苦縣

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苦縣老子朱龜碑光書評云漢魏牌榜碑文和華山碑皆今所謂隸書也杜甫詩亦只謂之八分又書評云漢魏牌榜碑文非篆卽八分未嘗用隸書知漢魏碑文皆八分非篆書也

江南府庫中書画至多其印記有建業文房之印內合同印集賢殿書院印以墨印之謂之金圖書言惟此印以黃金爲之諸書書画中時有

李後主題跋然未嘗題書画人姓名唯鍾隱画皆後主親筆題鍾隱筆三字後主善画尤工翎毛或云凡言鍾隱筆者皆後主自画後主嘗自號鍾山隱士故晦其名謂之鍾隱非姓鍾人也今世傳鍾隱画但無後主親題者皆非也

補第二十卷後三事

熙寧八年章子厚與予同領軍器監被旨討論木車制度本監以周禮攷工記及小戎詩攷定

車輪崇六尺軹崇三尺三寸

轂未至地也并軹轆爲四尺

互圍一尺一寸厚一尺三分寸之二

車罔也

轂長三尺二寸徑一尺三分寸之二輪之數

三寸九分寸之五

轂上劓轆鑿眼是也

大穿內徑四寸五分寸之二

記謂之賢轂之裏穿也

小穿內徑三寸十五分寸之四

記謂之軹轂之外穿也

輻九寸半軸外一尺九寸

并輻三寸半共三尺二寸乃轂之長

金厚一寸

大小穿其金皆一寸

輻廣三寸半深亦如之

輿六尺六寸車隊四尺四寸

隊音邃謂車之深蓋深四尺四寸廣六尺六寸也

或深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

七寸三分寸之一在軹內

崇三尺三寸半輿之廣謂之崇

較崇二尺二寸通高五尺五寸較兩轎上出

二者并車高五尺五寸

軹圍一尺一寸車後橫木

貳圍七寸三分寸之一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

軹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

此軹乃輅木之植者衡者與轂末同名

轡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

此貳之植者衡者如較之植軹而名異

任正圍一尺四寸五分寸之二此與下三面材特專正者

輶深四尺七寸此梁船輶也軹崇三尺三寸

此輶如橋梁矯上四尺七寸并衡頸爲八尺

七寸國馬高八尺降衡頸則如馬之高

長一丈四尺四寸

軌前十尺隊四尺四寸

軌前一丈築長五尺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

之一長六尺六寸軸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

一兔圓一尺四寸五分寸之二

與前當轅者與任正相足爲四面

頸圍九寸十五分寸之九

頸軛前持衡者

踵圍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

踵軛前承轅處

軌廣八尺兩轍之兩

陰如軌之長側於軌前

鞞二前着驂轡後屬陰在驂之外所以正出

脅驅長一丈皮爲之前繫於衡後屬于軫內

脅所以止入

服馬當衡軛兩服齊首

驂馬齊衡兩驂鴈行謂小却也

度皆以周尺一尺當今七寸七分少強

轡六服馬二轡驂馬一轡

以法付工作坊製車兼習五御法是歲八月
秋闋上御延和殿親按藏於武庫以備儀物

而已

古鼎中有三足皆空中可容物者所謂鬲也煎和之法常欲渚在下體在上則易熟而不偏爛及升鼎則濁滓皆歸足中鼎卦初六鼎顛趾利出否謂濁惡下須先瀉而虛之九二陽爻方爲鼎實今京師大屠善熟蔬者鉤懸而煮不使着釜底亦古人遺意也又古銅香爐多鏤其底先實火於爐中乃以灰覆其上火盛則難滅而持

久又防罏熱灼席則爲槃薦水以漸其趾且以承火炷之墜其他古器率有曲意而形制文畫大槩多同蓋有所傳授各守師法後人莫敢輒改今之衆學人人各出已意奇袤淺陋棄古自用不止器械而已

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閣者板格以度膳羞者正是今之立饋今吳人謂立饋爲厨者原起於此以其貯食物也故謂之

厨

補第二十三卷二件 一中一後

韓魏公慶曆中以資政殿學士帥淮南一日後園中有芍藥一榦分四岐岐各一花上下紅中間黃藍間之當時揚州芍藥未有此一品今謂之金纏腰者是也公異之開一會欲招四客以賞之以應四花之瑞時王岐公爲大理評事通判王荆公爲大理評事僉判皆召之尚少一客

以州鈐轄諸司使

忘其名

官最長遂取以充數明

日早衙鈐轄者或申狀暴泄不至尚少一客命以過客層求一朝官足之過客中無朝官唯有陳秀公時爲大理寺丞遂命同會至中筵剪四花四客各簪一枝甚爲盛集後三十年間四人皆爲宰相

瀕海素少墓士入祥符中廉州人梁氏十地塋其親至一山中見居人說旬日前有數十龜負

一大龜塋於此山中梁以爲龜神物其塋處或是福地與其人登山觀之乃見有丘墓之象試發之果得一死龜梁乃遷塋他所以龜之所穴塋其親其後梁生三子立儀立則立賢立則立賢皆以進士登科立儀嘗預薦皇祐中儂智高平推恩授假板官立則值熙寧立八路選格就二廣連典十餘郡今爲朝請大夫致仕予亦識之立儀立賢皆朝散郎至今皆在徙居廣州鬱

爲士族至今謂之龜塋梁豕龜能塋其事已可怪而梁氏適興其偶然耶抑亦神物啓之耶

補第二十五卷後一件

宋景文子京判太常日歐陽文忠公刁景純同知禮院景純喜交游多所過從到局或不下馬而去一日退朝道與子京相遇子京謂之曰久不辱至寺但聞走馬過門李邯鄲獻臣立談間改杜子美贈鄭廣文詩嘲之曰景純過官舍走

馬不曾下忽地退朝逢便遭官長罵多羅四十年偶未識磨氊賴有王宣慶時時乞與錢葉道卿王原叔各爲一體書寫於一幅紙上子京於其後題六字曰効子美許景純獻臣復注其下曰道卿御著原叔古篆子京題篇獻臣小書歐陽文忠公又以子美詩書於一綾扇上高文莊在坐曰今日我無獨功乃敢取四公所書紙爲一小帖懸於景純直舍而去時西羌首領唃廝

羅新歸附磨氊乃其子也王宣慶大闢求景純爲墓志送錢三百千故有磨氊王宣慶之誚今詩帖在景純之孫槩處扇詩在楊次公家皆一時名流雅諱予皆曾借觀筆跡可愛

補第二十六卷一件

中

禁中舊有吳道子画鍾馗其卷首有唐人題寄曰明皇開元講武驪山歲翠華還宮上不懌因店作將逾月巫醫殫技不能致良忽一夕夢二

鬼一大一小其小者衣絳犢鼻屨一足跣一足懸一屨搢一大筠紙扇竊太真紫香囊及上玉笛遶殿而奔其大者戴帽衣藍裳袒一臂鞞雙足乃捉其小者剗其目然後擘而啖之上問大者曰尔何人也奏云臣鍾馗氏卽武舉不捷之士也誓與陛下除天下之妖孽夢覺疔苦頓瘳而體益壯乃詔画工吳道子告之以夢曰試爲朕如夢圖之奉旨恍若有覩立筆圖訖以進上

瞠視久之撫几曰是卿與我同夢尔何省耳一真哉道子曰陛下憂勞宵旰以衡石妨膳而疔得犯之果有蠲邪之物以衛聖德因蹈舞上千萬歲壽上大悅勞之百金批曰靈祇應夢厥疾全瘳烈士除妖寔須稱獎因圖異狀頒顯有司歲暮驅除可宜徧識以祛邪魅兼靜妖氛仍告天下悉令知會熙寧五年上令画工摸搨錢板印賜兩府輔臣各一本是歲除夜遣入內供奉

官梁楷就東西府給賜鍾馗之象觀此題相記
似始於開元時皇祐中金陵上元縣發一塚有
一石志乃宋征西將軍宗懿母鄭夫人墓漢大
司農鄭衆女也懿有妹名鍾馗後魏有李鍾馗
隨將喬鍾馗楊鍾馗然則鍾馗之名從來亦遠
矣非起於開元之時始有画耳鍾馗字一作鍾
葵

補第二十七卷一併中

故相陳岐公有司謚榮靈太常以榮靈爲其請
謚恭以恭謚易榮靈雖差美乃是用唐許敬宗
故事適足以爲累尔錢文僖公始謚不善人又
爲之申理而改思亦是用于頓故事後乃易今
謚

補第二十八卷後八事

地理之書古人有鳥飛圖不知何人所爲所謂
飛鳥者謂雖有四至里數皆是循路步之道路

迂直而不常既列爲圖則里步無緣相應故按別量逕直四至如空中鳥飛直達更無山川廻屈之差予嘗爲守令圖雖以二寸折百里爲分率又立准望互融傍驗高下方斜迂直七法以取鳥飛之飛圖成得方隅遠近之實始可施此法分四至八到爲二十四至以十二支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八干乾坤艮巽四卦名之使後世圖雖亡得予此書按二十四至以布郡邑立可

成圖毫髮無差矣

咸平末契丹犯邊戍將王顯王繼忠屯兵鎮定虜兵大至繼忠力戰爲契丹所獲授以僞官復使爲將漸見親信繼忠乘間進說契丹講好朝廷息民爲萬世利虜母老亦厭兵遂納其言因寄書於莫守普使達意於朝廷時亦未之信明年虜兵大下遂至河車駕親征駐蹕澶淵而繼忠自虜中具奏戎主請和之意達於行在上使

曹利用馳遣契丹書與之講平至大名時王冀公守大名以虜方得志疑其不情留利用未遣會圍合不得出朝廷不知利用所在又募人繼往得殿前散直張皓引見行在皓携九歲子見曰臣不得虜情爲報仇死不還願陛下錄其子上賜銀三百兩遣之皓出澶州爲檄騎所掠具言講和之意騎乃引與俱見戎母蕭及戎主蕭霭車帷召皓以木橫車輓上令皓坐與之酒食

勞撫甚厚皓既回聞虜欲襲我北寨以兵謀告守將周文質及李繼隆秦翰文質等厚備以待之黎明虜果至迎射其大帥撻覽墜馬死虜兵大潰上復使皓申前約及言已遣曹利用之意皓入大名以告王冀公與利用俱往和議遂定乃改元景德後皓爲利用所軋終于左侍禁真宗後知之錄其先所留九歲子牧爲三班奉職而累贈繼忠至大同軍節度使兼侍中國史所

書本未不甚備予得其詳於張牧及王繼忠之子從亓之家蔣穎叔爲河北都轉運使日復爲從亓論奏追賞其功

前世風俗卑者致書於所尊敬尊者但批紙尾荅之曰反故人爲之批反如官司批狀召書批荅之類故書批多作敬空字自謂不敢抗敵但空紙尾以待批反耳尊者亦自處不疑不務過敬前世書啓甚簡亦少用聯幅者後世虛文浸

繁無古人款款之情此風極可惜也

后八陣大將握奇處于中軍則并中軍爲九軍也唐李靖以兵少難分九陣又改制六花陣并中軍爲七軍予按九軍乃古法六軍乃圓法也算術方物八果一盖少陰之數并其中爲老陽圓物六果一乃老陰之數并其中爲少陽此物之定行真數不可改易者旣爲方圓二陣勢自當如此九軍之次李靖之後始變古法爲前

軍右虞候軍右軍中軍左虞候軍後軍揚奇備
伏先鋒踏白皆在陣外跳盪弩手其人皆在軍
中

熙寧中使六宅使郭固討論九軍陣法著之爲
書頒下諸帥府副藏祕閣固之法九軍共爲一

營陣

行則爲陣
住則爲營

以駐隊繞之若依古法人占地

二步馬四步軍中容軍隊中容隊則十萬人之
陣占地方十里餘天下豈有方十里之地無丘

阜溝澗林木之碍者兼九軍共以一駐隊爲籬
落則兵不復可分如九人共一皮分之則死此
正孫武所謂縻軍也有告陣法有面面相向背
背相承之文固不能解乃使陣間士卒皆側立
每兩行爲巷令面相向而立雖文應古說不知
士卒側立如何應敵上疑其說使予再加詳定
予以謂九軍當使別自爲陣雖分列左右前後
而各占地利以駐隊外向自繞縱越溝澗林薄

布筆詩卷下
不妨各自成營金鼓一作則卷舒合散渾渾淪淪而不可亂九軍合為一大陣則中分四衢如井田法九軍皆背背相承面面相向四頭八尾觸處為首上以為然親舉手曰譬如五指若共為一皮包之則何以施用途著為令今營陣法是也

古人尚右主人居左坐客在右者尊賓也今人或以主人之位讓客此甚無義唯天子適諸侯

升自祚階者主道也非以左為尊也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乃就西階蓋嘗以西階為尊就主人階所以為敬也韓信得廣武君東向坐西向對而師事之此尊右之實也今唯朝廷有此禮凡臣僚登階奏事皆由東階立於御座之東不自西者天子無賓禮也方外唯釋門主人升堂眾賓皆立於西唯職屬及門弟子立于東蓋舊俗

時有存者

揚州在唐時最為富盛舊城南北十五里一百

一十步東西七里三十步可紀者有二十四橋

最西濁河茶園橋次東大明橋今大明寺前水入西

門有九曲橋今建隆寺前次當正當帥牙南門有下

馬橋又東作坊橋橋東河轉向南有洗馬橋次

南橋見在今州城北門外又南阿師橋周家橋今此處為城北門

小市橋今廣濟橋新橋開明橋今顧家橋通

泗橋今太平橋利國橋出南水門有萬歲橋

今存青園橋自驛橋北河流東出有叅佐橋今明元寺

前次東水門今有新橋非古迹也東出有山光橋見在今山光寺

前又自衙門下馬橋直南有此三橋中三橋南

三橋號九橋不通船不在二十四橋之數皆在

今州城西門之外

士人李忘其名嘉祐中為舒州觀察支使能為水

丹時王荆公為通判問其法云以清水入土鼎

中其下以火燃之少日則水漸凝結如玉精瑩
駭目問其方則曰不用一切但調節水火之力
毫髮不均卽復化去此坎離之粹也日月日各
有進退節度予不得其詳推此可以求養生治
疾之理如仲春之月艸木奮發鳥獸孳乳此定
氣所化也今人於春秋分夜半時汲井水滿大
瓮中封閉七日發視則有水花生於瓮面如輕
冰可採以爲藥非二分時則無此中和之在物

以春秋分時吐吸嚥津存想腹胃則有丹砂
自腹中下璀璨耀日術家以爲丹藥此中和之
在人者凡變化之物皆由此道理窮玄化天人
無異人自不思耳深達此理則養生治疾可通
神矣

補二十九卷後三事

世人用莽艸種類最多有大葉如手掌大者有
細葉者有葉光厚堅脆可拉者有柔韌而薄者

有蔓生者多是謬誤按本艸若石南而葉稀無花實亦誤也今莽艸蜀道襄漢浙江湖間山中有枝葉稠密團欒可愛葉光厚而香烈花紅色大小如杏花六出反卷向上中心有新紅蕊倒垂下滿樹垂動搖搖然極可翫襄漢間漁人競採以搗飯飴魚皆翻上乃撈取之南人謂之石桂白樂天有廬山桂詩其序曰廬山多桂樹又曰手攀青桂枝蓋此木也唐人謂之紅桂以其

花紅故也李德裕詩序曰龍門敬善寺有紅桂樹獨秀伊川移植郊園衆芳色沮乃是蜀道莽艸徒得佳名耳衛公此說亦甚明白古用此一類仍毒魚有驗本草木部所收不知何緣謂之草獨此未喻

孫思邈千金方人參湯須用流水煮用止水則不驗人多疑流水無異予嘗見丞相荆公喜放生每日就市買活魚縱之江中莫不泮然唯鱖

鮓入江水輒死乃知鮓鮓但可居止水則流水
與止水果不同不可不信魚生流水中則背
鱗白生止水中則背鱗黑而味惡此亦一驗
謂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蓋流水之魚品流
熙寧中閩婆國使人入貢方物中有摩娑石壹
塊大如棗色微黃似花蕊又無名異一塊如蓮
莖皆以金由貯之問其人真偽何以爲驗使人
云摩娑石有五色石色雖不同皆姜黃汁磨之

汁赤如丹砂者爲真無名異色黑如漆水磨之
色如乳者爲真廣州市舶司依其言試之皆驗
方以上聞世人蓄摩娑石無名異頗多常患不
能辨真僞小說及古方書如炮炙論之類亦有
說者但其言多怪誕不近人情天聖中予伯父
吏書新除明州章獻太后有旨令於舶船求此
二物內出銀三百兩爲價值如不足更許於州
庫貼支終任求之竟不可得醫潘璟家有白摩

娑石色如糯石糝磨之亦有驗環以治中毒者
得汁栗殼許入口卽瘥

補第三十卷十二件

藥議二

藥有用根或用莖葉雖是一物性或不同苟未
深達其理未可妄用如仙靈脾本艸用葉南人
却用根赤箭本艸用根今人反用苗如此未知
性果同否如古人遠志用根則其苗謂之小艸
澤漆之根乃是大戟馬兜鈴之根乃是獨行其

主療各別

而言其根苗盖有不可通者如

巴豆能利人唯其殼能止之甜瓜蒂_能人惟其
肉能解之坐拏能惜人食其心則醒棟根皮瀉
人枝皮則吐人邕州所貢藍藥卽藍蛇之首能
殺人藍蛇之尾能解藥鳥獸之肉皆補血其毛
角鱗_皆破血鷹鷂食鳥獸之肉雖筋骨皆化
而獨不能化毛如此之類甚多悉是一物而性
理相反如此山茱萸能補骨髓者取其核溫澁

能祕精氣不泄乃所以補骨髓今人或削取肉
用而棄其核大非古人之意如此皆近穿鑿若
用本艸中主療只當依本說或別有主療改用
根莖者自從別方

嶺南深山中有大竹有水甚清澈溪澗中水皆
有毒惟此水無毒土人陸行多飲之至深冬則
凝結如玉乃天竹黃也王彥祖知雷州日盛夏
之官山溪間水皆不可飲唯剖竹取水烹飪飲

啜皆用竹水次年被召赴闕冬行求竹水不復
可得問土人乃知至冬則凝結不復成水遇夜
野火燒林木爲煨燼而竹黃不灰如火燒獸骨
而輕土人多於火後採拾以供藥品不若生得
者爲善

以磁石磨針鋒則銳處常指南亦有指北者恐
石性亦不同如夏至鹿角解冬至麋角解南北
相反理應有異未深考耳

吳人嗜河豚魚有遇毒者往往殺人可爲深戒
據本艸河豚味甘溫無毒補虛去濕理氣脚腰
因本艸有此說人遂信以爲無毒食之不疑此
甚物也本艸所載河豚乃今之鰕魚亦謂之鮓
五回反魚非人所嗜者江浙間謂之回魚者是也
吳人所食河豚有毒本名侯夷魚本艸注引曰
華子云河豚有毒以蘆根及橄欖等解之肝有
大毒又爲鮓魚吹肚魚此乃是侯夷魚或曰胡

夷魚非本艸所載河豚也引以爲注大誤矣曰
華子稱又名鰕魚此却非也蓋差互解之耳規
魚浙東人所呼又有生海中者腹上有刺名海
規吹肚魚南人通言之以其腹脹如吹也南人
捕河豚法截流爲柵待羣魚大下之時小拔去
柵使隨流而下莫猥至日自相排蹙或觸柵則
怒而腹鼓浮於水上漁人乃接取之

零陵香本名蕙古之蘭蕙是也又名薰左傳曰

藥中有用蘆根及葦子葦葉者蘆葦之類凡有

華之類皆是

也名字錯亂人莫能分或疑蘆葦而小則亂非葦也今人云葭一名華郭璞云亂似葦是一物按爾雅云蒹葭蘆盖一物也名字雖多會之則是兩種耳今世俗只有蘆與荻兩名按詩疏亦將葭蒹等衆名判而二物曰此艸初生爲蒹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初生名葭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故先儒釋亂爲葦釋葭爲葦予今詳諸

家所釋葭蘆葦皆蘆也則蒹葭是葭耳詩云
葭莢揭揭則葭蘆也蒹葭也又曰葭葦則葭蒹
也葦蘆也連文言之明非一物又詩釋文云蘆
江東人呼之爲鳥蘆今吳中鳥蘆艸乃蒹屬也
則葭蘆爲蒹明矣然召南彼茁者葭謂之初生
可也秦風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則散文言之
知降之時亦得謂之葭不必初生若對文須分
大小之名耳蒹才似竹笋味甘脆可食莖脆可

曲如鈎作馬鞭節花嫩時紫脆則白如散絲葉
色重狹長而白脊一類小可用爲曲薄其餘唯
堪供饜耳蘆芽味稍甜作蔬尤美莖直花穗生
如狐尾褐色葉闊大而色淺此堪作障席筐筥
織壁覆屋絞繩雜用以其柔韌且直故也今藥
中所用蘆葦子葦葉以此證之蘆葦乃是一物
皆當用蘆無用蒹理

扶移卽白楊也本艸有白楊又有扶移扶移一

條本出陳藏器本艸蓋藏器不知扶移便是白楊乃重出之扶移亦謂之蒲移詩疏曰白楊蒲移是也至今越中人謂白楊只謂之蒲移藏器又引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又引鄭註云棠棣移也亦名移楊此又誤也論語乃引逸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此者自是白移小木比郁李稍大此非蒲移也蒲移乃喬木耳本只有棠棣有唐棣無棠爾雅云棠棣棣也唐棣移也常

棣卽小雅所謂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者唐棣卽論語所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者常棣今人謂之郁李幽詩云六月食鬱及薁注云鬱棣屬卽白移也以其似棣故白棣屬又謂之車下李又謂之唐棣薁卽郁李也郁薁同音注謂之薁薁蓋其實似薁薁卽合桃也晉公閣銘曰華陰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薁李一株車下李卽鬱也唐棣也白移也薁李卽郁李也薁也常

本草綱目卷下
三
棣也與蒲移本無交涉本艸續添郁李一名車
下李此亦誤也晉宮闕銘引華林所種車下李
與郁李自是二物常棣字或作棠棣亦誤耳今
小木中却有棣棠葉似棣黃花綠莖而無實人
家亭檻中多種之

杜若卽今之高良姜後人不識又別出高良薑
條如赤箭再出天麻條天名精再出地松條燈
籠艸再出苦耽條如此之類極多或因主療不

同蓋古人所書主療皆多未盡後人用久漸見
其功主療浸廣諸藥例皆如此豈獨杜若也後
人又取高良姜中小者爲杜若正如用天麻蘆
頭爲赤箭也又有用北地山姜爲杜若者杜若
古人以爲香艸北地山姜何嘗有香高良姜花
或穗芳華可愛土人用鹽梅汁淹以爲菹南人
亦謂之山姜花又曰荳蔻花本艸圖經云杜若
苗似山姜花黃赤子赤色大如棘子中似豆蔻

出峽山嶺南北正是高良姜其子乃紅蔻也騷
人比之蘭芷然藥品中名實錯亂者至多人人
自主一說亦莫能堅決不患多記以廣異同
鈎吻本艸一名野葛主療甚多注釋者多端或
云可入藥用或云有大毒食之殺人予嘗到閩
中土人以野葛毒人及自殺或誤食者但半葉
許入口卽死以流水服之毒尤速往往投盃已
卒矣經官司勘鞫者極多灼然如此予嘗令人

完取一株觀之其艸蔓生如葛其藤色赤節粗
似鶴膝葉圓有尖如杏葉而光厚似柿葉三葉
爲一枝如菜豆之類葉生節間皆相對花黃細
戢戢然一如茴香花生於節葉之間西陽雜俎
言花似梔子稍大謬說也根皮亦赤閩人呼爲
鈎吻莽人謂之野葛嶺南人謂之胡蔓俗云斷
腸艸人間至毒之物不入藥用恐本艸所出別
是一物非此鈎吻也予見千金外臺祕要藥方

中時有用野葛者特宜仔細不可取其名而用
正如侯夷魚與鱖魚同謂之河豚不可不慎也
黃環卽今之朱藤也枝下皆有葉如槐其花穗
懸紫色如葛花可作菜食火不熟亦有毒京師
人家園圃中作大架種之謂之紫藤花者是也
實如阜英蜀都賦所謂青珠黃環者黃環卽此
藤之根也古今皆種以爲庭檻之玩人採其莖
於槐幹上接之僞爲矮槐其根入藥用能人吐

藥有一種樹生其實可作數珠者謂之木藥卽
本艸桑花是也叢生可爲杖捶者謂之木桑又
名黃荊卽本艸牡荊是也此兩種之外唐人補
本艸又有紫荊一條遂與二桑相亂桑花出神
農正經牡荊見于前漢郊祀志從來甚久桑荊
特出唐人新附自是一物非古人所謂桑荊也
紫荊陳藏器云樹似黃荊小葉無刺夏秋子熟
正圓如小珠大誤也紫叢與黃荊葉叢生小木

葉如麻葉三桮而小紫荊稍大圓葉實如樗英
着樹連冬不脫人家園庭多種之

六朝以前醫方唯有枳實無枳殼故本艸亦只
有枳實後人用枳之小嫩者爲枳實大者爲枳
殼主療各有所宜遂別出枳殼一條以附枳實
之後然兩條主療亦相出入古人言枳實者便
是枳殼本艸中枳實主療便是枳殼主療後人
既別出枳殼一條便合於枳實條內摘出枳殼

主療別爲一條舊條內只合留枳實主療後人
以神農本經不敢摘破不免兩條相犯互有出
入予按神農本經枳實條內主大風在皮膚中
如麻豆苦痒除寒熱結止痢長肌肉利五臟益
氣輕身安胃氣止瀉泄明白盡是枳殼之功皆
當摘入枳殼條後來別見主療如通利關節勞
氣咳嗽背膊悶倦散瘤結脅治痰逐水消脹
滿大腸風止痛之類皆附益之只爲枳殼條舊枳

實條內稱除胃脅痰癖逐停水破結實消脹滿
心下痞痛逆氣皆是枳實之功宜存于本條別
有主療亦附益之可也如此二條始分各見所
主不甚相亂

